



正  
義  
緒  
言

正  
義  
緒  
言  
1212



明仁  
第 12/2  
卷



刊經義緒言序

孟荀以下至宋程朱二公以經術鳴者不啻

數十百家我

邦文明之運伊物二氏勃興亦能發前人所

未發而猶且有遺焉我金我先生覃精經

藝積年所得著述數十部嚮者為祝融氏奪

4

去得其什一於餘燼者皆爲斷簡殘策尋將  
復纂脩而鏤焉先生嘗授此書於谷希哲希  
哲受而卒業謀之上木時修平應中邑之聘  
越在東奧甲午之冬從寡君歸則希哲既逝  
而此書特全然豈不哀乎修平竊以爲都下  
善火再則隻字不存於是請之先生繼希哲

之志依公逸之校本乃授之剞劂氏因與同  
社俱焉此書與折衷並觀之則知先生之教  
有徵於古矣希哲字仲智公逸字飛卿余所  
兄事者

安永乙未之春

門人中書對音

門人中邑儒官尾修平謹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金我先生經義緒言序']*

金我先生經義緒言序

先生嘗著經義折衷辨諸家經  
解各有所淵源者余已請而梓  
之復有緒言之作此先生示人  
以其自有所證於古者也余將  
省鉛塹之功復請命工云在昔  
揚墨行然後孟軻氏議述三代

之道漢有黃老然後董仲舒期  
宗孔氏之教然則其邪說淫辭  
之行也廼所以啓我道矣而況  
遵孔子之教修飾討論之唯其  
立言之異同亦何傷之者凡天  
下之事繼其已紊之後必有賢  
於舊者近世伊物二老雖與有

力然其所論著或舉一而廢百  
焉獨我先生崛起其後策其不  
及錮其罅漏遠覽深識知古聖  
先王之道無可離禮而言者不  
亦卓然乎或曰今世學者穿鑿  
立言唯戾人之務抑先生亦坐  
于此思之適得焉而已余曰噫

此何言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  
 故學在於思思而不得焉則何  
 以學為先生特憂不知而作之  
 者以賊道已何遑避嫌於世之  
 議者乎此可以傳矣  
 明和戊子夏狂齋原公逸謹識

金峩先生經義緒言

大意 門人 原公逸冲臧不校

余嘗輯錄諸家言著經義折衷頃日有  
 客自遠方來者留而宿之語次及此因  
 質余所以為學之方余乃引證經典略  
 陳所見客請復記之遂倣嚮者所錄以

次其語。命之曰經義緒言。孟子有言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蓋立言一差。傳謬千載。豈不慎諸大方君子。匡其不逮。以告有過。則是余之願也。明和戊子春三月。既望。信陽井純卿識。

大意

曲禮立身。經禮治國。  
聖人之教。在道與德。

引據經語

專據孝經左傳。證道即是禮。德即是孝。宅心於禮與孝。習而不放之。則百行自成。  
孝經第八章。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昭二十五年左傳。鄭子大叔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右證道德相須。無過禮與孝。

論語泰伯。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

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

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

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

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

之事。則有司存。

右證道即是禮。

成十三年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

義威儀之則。以定也。能者養之以

樂。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

禮。小人盡力。

商書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

中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右證先王承天命。循民性。以制

禮

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孝經第十章。天地之性。人為貴。

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

動。性之欲也。

中。右證不以善惡言性。

商書大甲。習與性成。

論語陽貨。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孔子曰。少成則若性也。貫習若自然也。

右證習不可不慎。而性非所論。

論語學而。子曰。學而時習之。

論語里仁。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右證學問之道。在於貫習。

商書仲虺之誥。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禮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  
 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  
 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  
 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  
 以窮之。舍禮何以哉。而卦非禮論  
 右證以禮制心。別無持心之說。  
 周書康誥。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別  
 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鼓也

論語雍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  
 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右證心不可無所居。  
 周書畢命。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  
 放心。閑之惟艱。  
 樂記。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  
 聲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  
 使放心邪氣得接焉。

晉語。祁奚曰。午有質直而無流心。韋昭註云。流放也。

周書。問命。繩愆糾謬。格其非心。

右證古有放心之言。

古先聖王。以聰明睿智之德。本天則地。因人之情。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謂之禮也。禮使人不得直情徑行。同於禽獸。故謂之文也。禮使人酬酢應接。由是以行。故謂之道也。

譬如人由道路而行焉。故禮即是道。道即是禮。道無可離。禮而言者。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古書所載。自後觀此。宜謂禮而謂之道。宜謂道而謂之禮者。不暇枚舉。今且言其一端。左氏記魯成公薨于路寢。則曰。言道也。公孫敖之二子死于難。則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

經義錄言  
六  
舟車器用  
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檀弓篇曰。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又曰。季武子寢疾。蟻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是可以見禮外無道也已。周官六典。豈不安天下之道乎。而皆謂之禮。故國家有禮則興。無禮則亡。人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者。言經禮以

體國家。曲禮以體人身。其致無二也。雖然。無所以孝於父母之心。則禮亦有所不行。天下不有無父母之人。而無禮則非人也。故子大叔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而孔子則以此語孝。曾子亦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古之學問。以禮爲道。而諸道生於禮。以孝爲德。而百德生於孝。道德相須。無過此二者。先王之化導其民。亦

唯在乎習而化之。使之不識不知。若性之自然。如其教法。則禮經諸篇所載。歷歷乎可以見焉。唯人性不可識。故古不以性爲教。其謂性者。皆指生也。豈論善惡乎。有其善惡之說。則自孟荀始矣。抑以瞽瞍爲父。而有舜。則謂之性善。可以堯爲父。而有丹朱。則謂之性惡。亦可。段令識性善而不習善。識性惡而不祛惡。亦何益矣。吾故謂習

不可不慎。而性不必論之也。蓋孟荀生乎戰國之時。禮樂崩壞之後。以此說人。辨論之際。有過激之言。則勢之不可已也。信之者。則曰。發聖人所未發也。不信之者。亦曰。言聖人所未言也。均之皆非也。漢書儒林傳。以爲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則可謂善說孟荀者也。已夫。孔門以仁爲教者。仁所以爲道德之方也。能立身於禮。以奉孝德。

使人則之。此爲仁矣。孔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其目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合而觀此，因類推之，亦可以知仁焉。故天子以此得萬國之歡心，諸侯以此得百姓之歡心，大夫以此得人之歡心，庶人工商

各守其所而不墜其業，此先王所以治國家安民人而人之爲人亦盡于此矣。其致之者在宅心與收放心。蓋心之爲物，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無知其鄉，宅心於禮，則其心在於禮；放心於禮，則其心在於非禮。心不在焉，如無關係然矣。盟則盟矣，而軟如忘；執玉則執玉矣，而俯仰過度；心已亡，則事不體。各有不免之議，古之觀德於

是乎取之。此乃以禮制心也。維摩經曰。一心禪寂。攝諸亂意。此來儒諸家所據。而不言以何攝之。蓋不知禮之於人如此其重也。故後世所謂持心。則心猿意馬之說。非古宅心也。苟學聖人之道者。雖數千萬世之後。必推經禮以知安天下。窮曲禮以知立己。宅心于斯。依仁與孝弟忠信以成其德。庶幾不畔乎先王聖人之教也。已。讀書

之法亦悉去。後儒註解。直求之原文。彼此相映。以證其不違。然後實知其當有用於今日也。如徒解事與辭而已。則取給於言語文章間。終無得施爲之宜。惡在其施諸行事親切著明乎。學者審諸。

金峩先生經義緒言終

安永乙未之春刺于家塾

書肆

江戸日本橋貳町目

藻雅堂板

